

精校
大字
漢魏叢書九十六種

上海大通書局發行
武進唐駟署

卷之二十一

七

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老者可謂
道矣 學於財物必落于德

早餘

其自且猶不免于患國用之亦烏
而患乎

孔叢子

新語

新書

新序

鹽鐵論

說苑

淮南鴻烈解

法言

申鑒

論衡

潛夫論

中論

中說

風俗通

人物志

新論

顏氏家訓

參同契

陰符經

風后握奇經

素書

心書

孫子

列子

傅子

孝道憲經評注

孔叢序

孔叢子世傳漢孔鮒撰鮒字子魚一名甲魏相子順之子也秦并六國召鮒為魯國文通君拜少傅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斯議令燔書鮒懼遺典之滅亡也方來之無徵也達令之禍烈也乃與其弟子襄歸藏書壁中隱居嵩山之陽無何陳涉起為楚王聘鮒為博士鮒以目疾辭退而著是書為蒐輯仲尼而下子思倪子上白子高穿子順慎之言行列為六卷至漢孝武朝太常孔臧又以所著賦與書合為一卷附焉曰孔叢子云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嗚呼是書也果鮒之手筆否耶按漢志無孔叢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雜家有孔甲盤孟二十六篇宋晁氏謂孔叢子疑即漢志所謂孔甲盤孟者也然考顏監註云甲黃帝史或曰夏帝孔甲疑皆非又史稱田蚡學盤孟書註亦云黃帝史謂鮒者盤孟豈徵信哉朱子云其文軟弱不類西京多似東漢人語愚謂或子豐李彥輩集先世遺文而成之故其書東京始行謂為盤孟書則不可知其是孔子則無疑也乃去孔臧所贊而刻之丁丑夏日大梁李燦志

孔叢總目

卷上	嘉言	論書	記義	刑論	記問	雜訓	居術	巡狩	公儀	抗志
卷下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獨治	問軍禮	答問	
	詰墨									

孔叢卷上

漢魯人孔鮒著 新建袁紹謨校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長宏言終退長宏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顴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強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今周室衰

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長宏曰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墜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太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救所執吏既而見夫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答曰文王之興附者六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來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人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爲績組細織紵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夫大衆賓並復獻功瘳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令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良梁子遇虺毒而獲瘳猶有與之同瘳者必問所以已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魯子就其館既晏其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爲游息之館當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爲盟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轡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爲義也直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答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肯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絕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見戰

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也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而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之憚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義師問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夫曰夫男子三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也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皋陶謨益稷見禹稷皋陶之忠勤功勳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

謂皇極美
論之度

秦並奇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濶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謐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仁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

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

發憤慷慨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慨然
變谷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觀其裏也夫闢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觀其宗廟之與百官之美
乎 宰我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
於尊顯之宮使大錄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
暑也主於郊宮所以祭時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榮所以祭星也雩祭所以祭水旱也禋於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必祀之於廟所以殊
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

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
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先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

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
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止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

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
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知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

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歸
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

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孟獻子問書曰欽四鄰何
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

胥附奔轅先後禦侮謂之四鄰以免乎美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轅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懿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孔子見齊景公采正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對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勅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眾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己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可乎魯哀公問書稱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變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變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眾官之長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變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從黎舉變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變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饋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之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

乎答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號叔閔太顛散宜生南宮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號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

相望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也若

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

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無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

曰寡人之任人無大小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答曰如君之言此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

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

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

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已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

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實諸戚而善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

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祿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爭而累規去就尸

利携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子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

象飾因宰子以遺孔子焉宰子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恩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

之宰子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為積舍不則去

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

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過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

天下道德寢焉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

貶乎王曰乃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子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

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爲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絕於寡人，人未知所以爲罪。孔子答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顏雝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恥，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受金而令不辜臨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爲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也，於攷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學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爲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采芣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祿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爲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爲發沈，則貪得之所爲施。夫子何所感而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爲之音也。女二人者，熟識諸？曾子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爲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

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後然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孔子適衛衛將軍文子問曰吾聞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答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則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無罪者耻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耻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無別同廁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見上盜猶大盜也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禮教先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青乃維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為青爰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歸於義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寬寬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此罰

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其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矜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悻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挾一作頑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故有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眾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答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嘆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衰祖乎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任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功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偽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賈孺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使鄒遂為標曰周道衰微禮樂湮滅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玕寶梟鵩眷然顧之

慘然心悲申命駕將適唐都黃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鄒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翔翔于衛復我舊
廬從吾所好其樂只且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止陵之歌曰登彼止陵列施其阪
止陵謂王室也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顧彼泰山題顧也秦嶺確其高梁甫迴運枳棘充
也反指諸侯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遠游梁甫太山之下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
小者指三桓也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
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將待時天下如
一欲何之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眾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麋身而
凶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
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
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
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

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

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

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

學則竊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縣子問子思曰

縣子名瑛魯人

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

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君子之言也子游答曰以子產之仁愛譬言夫子其猶

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珥卷哭三月竿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

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于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晏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實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吊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吊不吊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吊也答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季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曾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二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

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耳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顏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得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憚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答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

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羣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孟軻問牧氏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國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所防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此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王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唯君修禮義富百姓而假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繼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假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分八彩寶璽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頰無毛亦聖禹湯文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肝背僕亦聖不以鬚眉美鬣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假使患德之不邵美也不病毛鬣之不茂也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眾不與焉者非唯志乎威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繡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半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皆欲

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
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也吾妻殆不婦吾
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
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
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
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
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
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子張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譽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
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大五王迹起焉又曰文正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
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來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
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
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
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幽民之末修奔而從之者三十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
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
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大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
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珪瓚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
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乞於秦費効堯舜之言
耳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申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